

“体认语言学研究”专题主持人语:

1975年滥觞于美国西部地区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于20世纪末传入我国,在众人的努力之下发展迅猛,异军突起,早已成为主流语言学派之一。但每个学派都有其生命周期,时过40多年后,国外学者(如Dąbrowska等)发现其存在不足之处,中国学者也发现其存在诸多缺陷,四川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团队在“文史哲打通的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指引下,适时地提出了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ECL),将哲学(包括传统哲学、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等)与语言学紧密结合,批判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基于“唯心论、非人本、机械论”等提出的语言观,强调用“唯物论、人本观、辩证法”等来建构语言理论,为语言研究和教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一新论于2014年在《外国语文》上一经发表,立即得到了国内外很多知名学者的支持和响应,本组稿件便是一个例证。

我们深信,体认语言学必将有力地推动21世纪全世界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王寅

值得学界关注的一个新动向:关系论

——解读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

王寅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摘要:通过考察百余年来西方哲学及相关学科,我们发现西方自19世纪至20世纪初黑格尔、布拉德雷之后,在哲学界、逻辑学界和语言学界等还出现了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或“过程论”的趋势,意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反思经典形式逻辑,摆脱亚氏“S-P模板”的窠臼。怀特海更是明确指出,世界不是由“实体”构成的,其本质是“关系”,因而提出“Being is becoming(实在或本体就是成为的过程)”的重要命题,大力倡导哲学研究当从静态和守恒转向动态和创新。我们在索绪尔语言内部关系论的基础上转向探索语言与现实和认知的多重互动关系,从而建构了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及其翻译观。

关键词:实体论;关系论;有机哲学;体认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1-0001-09

0 引言

2000多年来的西方哲学大致经历了四个转向:毕因论(又叫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语言论、后现代(王寅,2019),在第四转向的后现代哲学中还出现了从“实体论”到“关系论(或过程论)”的转变。传统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实体”构成的,而后现代哲学家转而认为世界是由“关系”或“过

收稿日期:2022-09-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语言哲学研究”(13FYY009)拓展成果、外国语言文学重庆市一流学科“认知语言学本土化研究”建设成果

作者简介:王寅,男,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体认语言学、体认翻译学及语言哲学等研究。

引用格式:王寅.值得学界关注的一个新动向:关系论——解读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J].外国语文,2023(1):1-9.

程”构成的,这在很多学科都有此类论述,本文主要从逻辑学界、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加以梳理和论述。我们还基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和雷约(为雷科夫和约翰逊之缩略)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CL)之不足建构了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ECL),以强调语言与现实和认知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

1 辩证法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Hegel,1812,1816;Hegel,1817)建立了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系统论述了辩证法原理。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诸多辩证关系,且总结出“三大关系、五对概念”,前者为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后者为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可能与现实。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代表布拉德雷(Bradley,1846—1924)^①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大力倡导“内部关系论”(布宁等,2001:516)。他于1893年出版了*Appearance and Reality*(《表象与实在》),认为事物的内部关系本身就是有关对象本质的构成部分,若某一事物不具有这种关系,它就不可能是其所是。因此,每一事物与所有其他事物都存在内在相关性,无一可独立存在。所谓的“实在”,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connected totality),每一事物都可从其他事物中推导出来(但遭到罗素和摩尔的批判)。也就是说,“知”与“被知”的关系具有内在性,有关实在的本质也可从知识的关系中推导出来。

恩格斯(1997:36)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列宁也指出:“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卫志强,2015:256)

这种关系论和过程论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2 逻辑学

我们知道,亚氏基于S-P模板(仅研究S具有的P性质)所建立的经典形式逻辑一直流行了两千多年,但也有很多学者发现其弊端,提出了若干修补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派就是针对亚氏的“实体论”所建立的“关系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逻辑学家们,如德摩根、布尔、柏斯(旧译皮尔士)、施罗德等发现亚氏的S-P模板仅关注S的性质,而忽视了S与S之间的关系,在对逻辑进行数学化处理的过程中,初步建构了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关系逻辑和关系演算的系统,它在逻辑学界逐步

^① 布拉德雷先后被丹麦皇家学院和林赛(罗马)科学院聘为院士,英国科学院名誉院士,英国国王于1924年6月(逝世前三个月)因其突出贡献颁发给他一枚功勋奖章,使他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哲学家。他把英国的传统经验论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唯心论哲学体系,认为“绝对经验”是第一性的,是最高的实在和真理,在精神之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实在,物质世界仅是一种现象或假象。

流行开来,这也为哲学家进一步确立关系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两个领域遥相呼应,携手合作,共同推动着关系论的发展,使其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鲜明特色。现将该时期逻辑学家的有关观点简述如下:

(1)英国逻辑学家德摩根(De Morgan, 1806—1871)对“关系代数(Relational Algebra 又叫:关系演算 Relational Calculus、关系逻辑 Relational Logics)”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摆脱了亚氏 S-P 模板(研究 S 具有 P 性质)的束缚,突出了关系性概念。德摩根对亚氏 S-P 模板的严厉批判,对弗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2)英国数学家兼逻辑学家布尔(Boole, 1815—1864)建构的“布尔代数(Boole Algebra)”或“逻辑代数(Logical Algebra)”,发现逻辑关系和某些数学运算甚为类似,主张将代数运算的方法推广到逻辑领域,用以表示逻辑的演算,即用演算性的符号表达式来表达逻辑推理的法则。他被称为对数理逻辑作出重要贡献的第二人(莱布尼茨为第一人)。

(3)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Jevons, 1835—1882)进一步发展了布尔代数,用更为简洁的代数公式和运算方法来解释逻辑关系,达到一目了然的目的。他于 1876 年出版的名著 *Primer of Logic*(《名学浅说》)被严复(1909)译成汉语,从此便留在中国学界的青史之中。

(4)英国逻辑学家文恩(Venn, 1834—1923)继承和发展了欧拉所划的关系图,勾画出“文恩圆圈图”来表示布尔代数中的一些理论,使其更为清晰。

(5)美国逻辑学家柏斯(Peirce, 1839—1914)进一步发展了关系逻辑,将其视为关系演算,提出了“逻辑加、逻辑乘、逻辑减、逻辑除”等术语,使得布尔代数更具解释力。

(6)英国逻辑学家麦柯尔(McColl, 1837—1909)倡导用一个字母来表示整体命题的思路对数理逻辑作出一大贡献(莫绍揆, 1980: 17)。他继而通过建立命题代数系统,进一步发展了布尔的逻辑代数,使得命题演算从类演算中独立出来。

(7)德国逻辑学家施罗德(Schroder, 1841—1902)总结前人的有关成果,出版了洋洋大观的《逻辑代数讲演录》,对关系逻辑做出了重要和详尽的处理,将布尔的研究推向顶峰,大大发展了新的逻辑类型。

(8)德国数学家康托尔(Cantor, 1845—1918)为集合论的创建者,给出无理数的定义,研究了无穷集(如自然数集和连续统),提出康托尔公理:直线上的每个点都有对应的实数。他还提出了幂集定理(又叫康托尔定理)等,并重新定义“实数”,据此推出极限论,为微积分建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9)德国数理逻辑学家弗莱格(Frege, 1848—1925)发现亚氏的 S-P 模板有三大致命缺陷,主张用谓词逻辑加以纠正:1)他认为 P 的意义比 S 更重要,据此建构了谓词演算;2)亚氏仅实现了部分形式化(如三段论还要借助语言),弗莱格的谓词逻辑可彻底的形式化;3)同一个 S-P 结构能表示多种逻辑关系,可用谓词逻辑加以区分。

(10)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Peano, 1858—1932) 1894 年出版了《数学公式》一书,尝试用已建成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成果来表述数学、推导数学,为数学建立逻辑学的基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今天我们所用的符号基本上是由他所制定的。

(11)德国的数学家兼逻辑学家希尔伯特(Hilbert, 1862—1943)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欧几

里得的《几何原本》),在《几何基础》中建构了几何的形式公理系统,发展了“彻底公理化”的逻辑研究方法^①,确立了“证明论”的地位。他还倡导用模型论来证明一组公理的一致性。他与德国的另一位数学家兼逻辑学家阿克曼(Ackermann,1896—1962)的合作证明了一阶谓词演算的一致性。

(12)维特根斯坦(1889—1951)在他1922年的名著《逻辑哲学论》中开头第一句为:“The world is the totality of facts, not things.”(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而不是事物。)事实通过命题来表达,命题包含主词和谓词,它必然还包含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维氏用开篇的这句话表明了他的逻辑立场,强调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世界的本质就是“事实”和“关系”。这就是尼古拉斯·布宁和余纪元(2001:517)所说的“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内在关系是逻辑关系”。

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所倡导的“关系论”并不影响我们学习经典传统,因为要能知晓建设性后现代的过程哲学(又叫有机哲学)和现代形式逻辑,就必须全面地了解传统、知晓历史,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学好哲学,发展逻辑理论。对于我们来说,要将“过去、现在、将来”连成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地把握其中的片段,克服“一问三不知”^②的片面性。

3 怀特海的关系论

学界有句箴言:美国哲学就是哈佛哲学,说明哈佛大学在哲学研究中一直走在前列。当我们走进哈佛校园的爱默生大楼,依旧能感受近百年来活跃在此楼中那些伟大哲学家的创新精神和深邃思想。

怀特海(Whitehead,1861—1947)于192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退休后,被聘为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思想深邃、运思独特,在多个学科中都有建树,被学界誉为“七张面孔的思想家”^③,是“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中叶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中极为少见的大师级人物”(Whitehead,1929;杨富斌,2013,代译序第1页)。他的弟子哈茨霍恩(Hartshorne,1897—2000)盛赞怀特海的理论,认为他首次明确阐述的学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发现之一(Griffin et al.,1993)。

怀特海于1929年出版了划时代的杰作*Process and Reality*(《过程与存在》),深刻反思了由西方第一次启蒙运动带来的“现代性”之弊端,创立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首倡“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④,又叫:有机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关系哲学(Philosophy of Relation)^⑤。他坚

① 所谓“彻底公理化”,是指可舍弃内容,专注于形式化的演算方法。莫绍揆(1980:40)评价说:“事实上,如果形式系统足够丰富完善(而不是一些零零星星的符号),我们可暂时舍弃内容集中力量于形式方面,每每能更快地得到结果。”

② “一问三不知”中的“三不知”指的是“不知道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现用其泛指怎么问都说不知道,很糊涂或很无知。

③ 怀特海在以下七个领域都深有造诣:数理逻辑、理论物理学、哲学、科学史、生态学、教育学、社会学。

④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早就提出过动态观,其标志性口号“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便是证明;柏拉图在“Timaeus《蒂迈欧篇》”中也谈及了过程问题,认为事物永远处于生成和消灭的过程之中;黑格尔的辩证法论述了世界的发展过程,绝对理念的运动和发展;恩格斯也说过“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但怀氏认为他们都是在“实在本体论”的理论统摄下讨论过程问题的,如黑格尔认为过程仅是绝对理念的外化,恩格斯仍以“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为前提。因此这样的过程思想不具有彻底性,难以解释世界中的实体如何能建立关系网络、出现变动现象,与怀氏的过程哲学不可同日而语。怀氏则将过程等同于实体,实体被描述为有机的过程,视“过程”为世界的本质,且在微观世界中复制着宏观的宇宙(钱冠连于2002年提出的“语言全息论”与其相通)。因此,怀氏过程哲学与过往哲学家的过程观有重要区别。

⑤ 柯布(Cobb,2007:571)指出:Whitehead's philosophy is often described as “process-relational”. Thus far, my focus has been on the side of the relational. The world is made up of entities that are constituted largely by their relations. But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 already presupposes the process character of the world. It is made up of the events or occasions of experience, rather than of things that endure. (怀特海哲学经常被描写成“过程-关系性”,至今我重点研究其“关系性”,世界是由关系所形成的实体构成的。对关系的解释已经预设了世界的过程特征,它是由经验事件或场景构成的,而不是由其所承受的事物构成的。)

决反对传统的“实在论”和“毕因论”,认为哲学的最根本概念不是所谓的“实体、本体、存在、毕因”,世界的本质既不在于物质实体,也不在于精神实体,而是具有生成性和变化性的“过程”,它是相对于“结果”和“实在”而言的一个动态性概念。他指出,成为“实在”必然要经历某“过程”,因此“过程”就是一种“实在”,反之也成立,“实在”就是“过程”,这从他 1929 年所作名著的书名 *Process and Reality* 可见一斑。该思想常被概括为下两句名言:

To be is to become.

Being is becoming.

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经历了“Becoming(成为)”才能成为“Being(本体)”,据此,哲学研究 Process 当优先于 Result。若能论述清楚实际存在物是如何生成的过程,就意味着知晓了它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也就可解释这个实际存在物是什么了。正如王治河等(2019:21)所言:这种有机世界观不是将现实的世界看作离散事物的堆积,而是看作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机械哲学向有机哲学的转变,由实体思维向互依思维的转变是西方哲学上的一次革命性的颠覆。

更值得称道的是,怀特海通过否定“实体”或“本体”来强调“过程”和“生成”,意在否定静态和守恒,强调“动态”和“创新”的思辨性哲学研究新思路。

科布(Cobb,2002)指出,对后现代模式而言,人是由他们所划分的关系构成的,正如共同体是由这些人的互动构成的一样。人和个体的幸福及共同体的幸福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环境。他在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文明”“绿色 GDP”等观点,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批判了“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等激进观,习近平总书记近来提出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口号与这一哲学观完全相符。

4 中国哲学家成中英

中国著名学者成中英于 2011 年提出“本体诠释论”,承认了本体论中的合理成分,如二值逻辑(对偶分析)和方法论(如科学主义),但应对其加以限制和修补,不仅“分”,还要“合”(成中英,2011)。他力主将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Hermeneutics)”结合起来,可以其来贯通“东方 vs 西方”的哲学理论,建立“现代 vs 后现代”哲学之间的联系。他还指出,在 20 世纪上半叶哲学界出现的“现象学、存在哲学、过程哲学”等理论中就蕴含着丰富的关系论思想。正如杨宏声(2011:46)所指出:“以现象学、存在哲学、过程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之最值得注意的动向,可说是逐步地趋向于关系的动态和动态关系的认知与领会,因之也逐渐表现于观念的并联性与以对偶方式提出哲学论题,这就为中西哲学的整合提供了种种耦合性模式。因此,本体诠释学以‘本体与诠释’引出的一系列并联性及其偶性概念问题,与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中的种种基本的对偶问题都有密切的关联。”他在此不仅指出了 20 世纪哲学研究中的“关系论转向”这一重要议题,而且还强调了其动态性。

5 语言学

5.1 结构语言学

索绪尔(Saussure,1957—1913)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率先跳

出了“用单个符号指称事物”的指称论羁绊,将视线转向语言系统中符号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场结构主义语言学革命。

索氏在他的论著中虽然没有述及他读过黑格尔和布拉德雷的著作,但不足以否认他身处欧洲没有受到当下流行于欧洲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认为,从时间和空间来看,他应该知晓黑格尔和布拉德雷“内在关系说”以及理想语哲学派的“同构关系论(Isomorphic Relation Theory)”。若能从这个角度来梳理索氏的语言学理论,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何要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何要提出“语言内部关系论”的初衷,这样才能看清索氏哥白尼革命意义之所在。

从索氏的语言内部关系论来看,“关门打语言”的策略似乎与外部世界无甚联系,但有学者认为,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以“语言整体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同构性”为前提的,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其重点在于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这一解读可从詹姆逊(Jameson, 1972)的一段话中得到验证:“所有这一切的哲学含义就在于不是单个的词或句子‘代表’或‘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整个符号系统、整个语言系统本身就与现实处于同等的地位。”

詹姆逊(Jameson, 1972)后来又说:“整个符号系统似乎和全部现实相对应,然而具体的成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却未必一一对应。”陈嘉映(2003:85)也有类似的论述:“语言和现实从整体上是相联系的。索绪尔作为一个语言学家,没有详细阐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但他的理论完全能够与语言/现实整体联系的看法相容。说到底,我们无须通过语言才接触现实,语言只是使得现实在语言水平上得到理解。”或许这也是对索绪尔持有或预设“语言与世界同构”的最好注解,这就是我们为何要将索绪尔划归为理想语哲学派的原因(王寅等, 2019:25)。

理想语哲学派意在建立一套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来表达思想,以能求得意义的精确性。索绪尔也认为,在语言系统内部,由横组合和纵聚合这两种关系的交叉来确定符号的价值,是确定的,因而其意义也是确定的。犹如在一个平面中,两条不平行的线总会有一个固定的交点。这种解释意义确定性的思路与语言哲学对精确意义的追求相吻合。

索绪尔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在于“关门打语言”,实现了语言研究的“内指论”转向。他在批判历史比较语言学、人文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上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语言是一个“独立于个人言语的、内在的、封闭的、共时的”规则系统,它是一切言语活动的基础,是潜在可能性的总和,而言语活动仅是这个潜在可能性的实现。

5.2 体认语言学

针对索绪尔的“关门打语言”和乔姆斯基“关门打句法”的策略,雷约(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建构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CL),开启了语言研究之门。但他们的研究也受到学界不少人的诟病,如 Da browska 于 2016 年在世界级著名期刊 *Cognitive Linguistics* 上以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ven Deadly Sins* (“认知语言学的七宗重罪”)为题发表论文,严厉批判了 CL 的七大罪状,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大有言过其实之嫌。CL 有功也有过:其功在于进一步打开了语言研究之门,从人们的社会体验角度来论述语言之来源,使得语言学研究终于摆脱了唯心论之窠臼;他们的过在于未能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后现代哲学角度详细论述语言的“唯物观”和“人本观”。为弥补这一重大缺陷,四川外国语大学体认团队(王寅, 2014, 2019, 2020; 林克勤, 2016, 2020a, 2020b; 刘玉梅等, 2020, 刘玉梅, 2020; 赵永峰, 2019a, 2019b; 刘云飞, 2019; 彭志斌, 2019)将国外的 CL 本土化为

“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 ECL)”,用“体”突显唯物论,用“认”强调“人本观”,这又为欧洲 18—19 世纪研究语言起源这一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唯物论解释。

ECL 的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认为语言源自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互动体验”强调了语言研究中的唯物论立场,可用“体”来表示,“认知加工”突显了语言研究中的人本观立场,可用“认”来表示。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体认性”。从上述核心原则可见,“现实”“认知”和“语言”之间存在横向互动的关系^①,在翻译时还存在纵向互动的关系,图示如下:



图 1

三要素从左向右为“源泉”关系:“现实”产生“认知”,这两者又是“语言”之源。这完全符合唯物论“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原则,以此可批判索乔二氏基于唯心论所建立的语言学理论。我们主张不说“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这一说法过于绝对,若现实中某一事物消失了,人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和语言表达还会长期存在,据此主张采用心理学中“随附论(supervenience)”的观点。

此三要素从右向左为“影响”关系:“语言”影响“认知”,它又影响“现实”,这也完全符合马列主义辩证法中的“反作用”观点,当人们掌握了先进的理论(它必然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此理论就会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动力。同时,我们认为在这三者之间还存在“横向滤减现象”,即我们只能转语性(部分代替整体)认识现实世界,在用语言表示时也只能说出心中想说的部分内容,因此三要素之间存在“现实 > 认知 > 语言”逐步滤减关系。

跨语言翻译,必然涉及两组核心原则的对应操作,其间还存在纵向滤减现象,因为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将原文信息翻译过来。A 和 B 两民族在现实层面的对应性较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在图 1 中用较粗的纵向黑线表示;经过第一次横向滤减后在认知层面上的对应程度次之,用较细的纵向箭头表示;再经过第二次横向滤减后落在语言层面上的对应程度更低,图 1 用纵向虚线表示。为强调翻译过程中的互动性,图中的纵向线段都用双箭头。

总之,当 A、B 两民族使用各自语言进行交际和翻译时,要分别在横向和纵向上各经历两次滤减过程,人类原本就不可能完全认识现实世界的真面貌,再经过语言翻译的转换,必然要失去很多信息。在跨语言和跨文化交流时,这种“滤减”和“失真”现象在所难免。

这足以可见,ECL 基于核心原则中的三要素从横竖两维度和双向互动的角度更好地解释了它们之间的有机关系,打破了统治语言学界达一百年之久的索绪尔“关门打语言”和乔姆斯基“关门打句法”的唯心论哲学基础,实施了“开门办语言”的思路,强调语言研究当基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人本观以及后现代哲学的“体验人本观”(王寅,2009)和“有机关系论”,当运用多元互动关系论来解释语言的成因和运用,这为 21 世纪的语言理论和教学实践开辟了一个全新方向。

^① 近来我们十分高兴地读到了张智义(2021)撰写的《试论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维度》,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中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值得学界关注。

6 结语

近百余年来在学界出现了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或“过程论”的动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正如 Smyre et al. (2016:94)指出:“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历史性转变是从孤立自足这一核心理念向相互依存理念的转变。”本文简要梳理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事物和概念的关系性)、逻辑学、哲学、语言学等领域所出现的关系论,这一动向值得学界密切关注。四川外国语大学体认团队基于这一新动向,反思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之不足,建构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 ECL,注重语言与现实和认知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可望为语言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提供一个新思路。

参考文献:

- Brandley F. H. 1893. *Appearance and Re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bb, J. 2002.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policy*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李际,等译. 2003. 后现代公共政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60.
- Cobb, J. 2007. *Person-In-Community: Whiteheadian insights into community and institution* [J]. *Organization Studies* (4): 567-588.
- Dąbrowska, E. 2016.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ven deadly si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479-491.
- Griffin, D. R., P. Ochs, M. P. Ford, P. A. Y. Gunter & J. B. Cobb. 1993.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Peirce, Bergson, Whitehead, and Hartshorne*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鲍世斌,等译. 2002. 超越解构: 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柏斯、伯格森、怀特海和哈茨霍恩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77.)
- Hegel, G. W. F. 1812, 1816.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I)* [M].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杨一之, 译. 1966. 逻辑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Hegel, G. W. F. 1817. *System der Philosophie Erster Teil. Die Logik* [M].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贺麟, 译. 1980. 小逻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Jameson, F. 1972.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钱佼汝, 译. 1995. 语言的牢笼.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7, 90.)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Smyre, R. & N. Richardson. 2016. *Preparing for a World that doesn't Exist yet: Framing a Second Enlightenment to Create Communities of the Future* [M]. Hampshire: Changemarkers Books.
- Whitehead, A. N. 1929.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M]. New York: MacMillan. (杨富斌, 译. 2013. 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 陈嘉映. 2003. 语言哲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成中英. 2011. 本体与诠释: 美学、文学与艺术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恩格斯. 199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林克勤. 2016. 体认传播观: 后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核心概念 [J]. *编辑之友* (7): 64-69.
- 林克勤. 2020a. 体认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J]. *新闻界* (3): 42-50.
- 林克勤. 2020b. 语言力: 中国媒体走出去的一种巧实力 [J]. *学术界* (4): 118-126.
- 刘玉梅, 王娟, 井自纯. 2020. 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之路——首届体认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J]. *外国语文* (3): 158-160.

- 刘玉梅. 2020. 基于体认识解机制的汉语修辞格分类研究 [J]. 外语教学(6): 25-31.
- 刘云飞. 2019.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致使类兼语构式的概念套叠研究 [J]. 外国语文(5): 15-21.
- 莫绍揆. 1980. 数理逻辑初步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 2001.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彭志斌. 2019. 体认语言学的后现代哲学渊源再探 [J]. 外国语文(5): 30-37.
- 钱冠连. 2002. 语言全息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寅. 2009. 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 [J]. 哲学动态(10): 84-89.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 [J]. 外国语文(6):61-67.
- 王寅. 2019. 体认语言学发凡 [J]. 中国外语(6):18-25.
- 王寅. 2020. 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寅,王天翼. 2019. 西哲第四转向的后现代思潮——探索世界人文社科之前沿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治河,蔚蓝,樊美筠. 2019. 从机械语言学到有机语言学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3):16-28+158.
- 卫志强. 2015.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语言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宏声. 2011. 本体诠释学的美学建构,载成中英编,本体与诠释——美学、文学与艺术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张智义. 2021. 试论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向度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 147-153.
- 赵永峰. 2019a. 身体·体验·认知:语言主体间性建构研究——以英语人称代词为例 [J]. 外国语文(5): 8-14.
- 赵永峰. 2019b. 体认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主体间性研究——以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变迁为例 [J]. 中国外语(6): 50-56.

A New Tendency Worthy of Note: Relation The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ernel Principl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WANG Yin

Abstract: By exploring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related disciplines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we have found that sinc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after Hegel and Bradley, the philosophical, logical, and linguistic circles in the Occident have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Entity Theory(Substantialism)to Relation Theory or Process Theory, for the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formal logic and S-P Model of Aristotle. Whitehead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ld is not composed of substance, but its nature is of relationship, thus advancing an important proposal “Being is becoming” and a philosophical turn from staticity and conservation to dynamicality and cre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Internal Relations by Saussure, we have changed it multiplacation among the three factors: language, cognition and reality, and constructed the kernel principle and translation view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Key words: Substantialism; Relation Theory; Philosophy of Organism; Embodied-Cogntiive Linguistic

责任编辑:冯革